

方言叙事与地方书写的文学建构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与《小二黑结婚》比较研究

陆嘉欣

(聊城大学 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 研究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小二黑结婚》做比较, 研究方言叙事和地方性书写在文学里的作用, 通过细致分析文本, 展现了两部作品如何运用方言叙事手法精准刻画人物身份, 推动文学大众化, 并将物理、社会与心理空间有机融合, 将地域经验升华为人类共通的价值。这种“以小见大”的办法让我们看到文学从“乡土”到“人类”提升的路子。

关键词: 方言叙事; 地方性书写; 空间叙事; 文学大众化; 民族认同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275

一、引言

方言叙事是文学里用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来叙述, 把人物身份、阶层、文化认同编进“声音”里, 地方性书写是用地域风物、民俗细节、空间叙事做线索, 搭出有呼吸感的“具体世界”, 研究拿《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小二黑结婚》当例子, 研究方言叙事和地方性书写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二、方言叙事的文学作用

方言叙事在文学作品里, 不只是简单的“怎么说话”, 而是精准塑造人物形象的“声音”工具。核心艺术功能通过语音、词汇、语法的特点体现人物的社会阶层、教育背景、地域文化认同、道德品性, 达到“闻其声, 如见其人”的效果, 让人物活起来。

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里, 哈克说的密苏里方言, 有不标准的说法, 像“I says”“I reckon”和口头常用词, 直接显出他是边缘少年和没受过正规教育的底层人, 这种语言本身就是对所谓“文明社会”规矩的反抗, 和他想追求自由的内在想法相契合, “国王”和“公爵”说出来的夸张、虚伪的南方方言, 就像照妖镜, 一下子就看出他们是诈骗犯, 毫无道德底线, 在《小二黑结婚》里, 二诸葛总说“不宜栽种”“恩典恩典”, 三仙姑撒泼时喊“刘修德! 还我闺女!”, 这些话塑造了他们满脑子封建迷信和小市民毛病的旧式人物, 人物形象靠语言一下子就立起来了。方言叙事让人物形象长在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里, 变得有血有肉、真实可信。

方言叙事具有独特的幽默讽刺功能, 使社会批判更具艺术性和感染力。马克吐温在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大量密苏里方言与黑人英语的混杂对话, 使夸张、豪放、粗土的方言成为“反讽工具”。例如, 吉姆感激哈克时说道: “Pooty soon I’ ll be a-shout’ n’ glorious” (很快我就要欢呼啦), “Pooty” (Pretty)、“shout’ n” (shouting) 词汇的非标准拼写, 不仅仅是滑稽的语言表达, 也暗含黑人奴隶的教育缺失。《小二黑结婚》中“二诸葛”与“三仙姑”的人物绰号极具讽刺效果。“神仙”称号本应象征超脱与智慧, 但二人实际愚昧庸俗: 二诸葛算卦屡屡出错, 三仙姑下神只为敛财。此外作者刻画三仙姑“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 用粗鄙的乡

作者简介: 陆嘉欣(2005—), 女,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

通讯作者: 陆嘉欣

村比喻讽刺其年老却浓妆艳抹的滑稽形象。这体现了作者借助口语化比喻丑化人物行为,使得三仙姑虚荣的特点喜剧化具象化,引发读者哄笑。

方言叙事能够有力推动文学大众化和平民化。赵树理把晋南方言俚语用进小说创作,保留语言的原生态特色,又做了艺术加工,让它符合文学表达规范,拉近了小说和农民读者之间的距离,比如,“米烂了”意思是“饭煮糊了”,“十分哄伙”形容人多热闹,气氛活跃,“顶门上”是晋语里头顶的俗称,这些词语不是知识,是叙事里自然出现的活语言,接地气,不低俗,通俗易懂,还有艺术魅力,真正融入了农民的阅读经验,用平等对话实现了文学普及。马克·吐温写《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时候,美国文学作品的语言大多照着英国文学讲究文雅的写法,用的是以上流社会的说话习惯为标准的英语,马克·吐温敢用美国南方底层人物的口语当整本书的讲故事的语言,美国文学不用再受英国标准的限制,靠“地道的美国声音”和普通读者拉近了感情,让美国文学更贴近普通人,在语言上让美国英语有了自己的话语权,让美国文学有了自己的身份。方言土语不是当成知识讲给读者,而是用平等的样子给读者讲,赵树理化用晋南农民语言,马克·吐温提纯美国南方口语,本质都不是陈列方言知识,而是靠这种扎根泥土的语言,打破作者与读者之间、文本与生活之间的隔阂,在平等的交流中推动文学的大众化。

方言叙事也能向读者展现地方的独特文化。《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密苏里方言与黑人英语是美国密西西比河地域文化的印记以及社会文化的隐喻。小说中多处使用双重否定句式如“we hadn’ t robbed nobody”,这种表达集中在无教育的美国边疆方言中,体现西南边疆地区的粗犷表达,与东部精英社会的语言规范形成对立。另外,吉姆用“two angels hoverin’ roun’ ”(两个天使盘旋)解释道德抉择,体现黑人对基督教的信仰,体现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尤其在南部,黑人原有的非洲文化传统与信仰体系被主流基督教文化覆盖。而且小说中大量使用黑人英语词汇(如“nigger”、“git”),也是蓄奴制废除后种族歧视持续存在的隐喻。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里的密苏里方言和黑人英语,体现美国密西西比河地区的自然地域文化,也暗示当时的社会文化。小说里不少地方用双重否定句子,像“we hadn’ t robbed nobody”,这种说法多在没受过教育的美国边疆方言里出现,体现出西南边疆地方粗糙的说话方式,与东部精英社会的语言规矩截然不同;吉姆用“two angels hoverin’ roun’ ”(两个天使盘旋)表达道德上的选择,能看出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南部黑人信仰基督教,黑人原来的非洲文化传统和信仰体系被主流基督教文化冲击,小说里还常用黑人英语词,像“nigger”“git”,这也暗示着奴隶制废除后种族歧视仍然存在。

赵树理小说里不少方言词能显出山西淳朴的社会文化和生态文化,称谓语是小说《小二黑结婚》语言里的重要部分,那些朴实亲切的称谓语,能显出人的社会属性,还带着山西的地域风情。“二诸葛”和“三仙姑”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两个称呼彻底代替了他们的本名刘修德和于福老婆,成了他们的社会身份标签,“小二黑”和“小芹”用“小”字开头起名,体现当地人起乳名的习惯。小说里还有不少地域生态文化负载词,像方言里的“四指雨”意思是“毛毛雨”或者“蒙蒙细雨”。“炕”是指用砖或土坯砌成、上面铺席、下有孔道和烟囱相通、可以烧火取暖的床,这是北方农村特有的东西,侧面体现出当地的气候生态。

三、地方性书写的作用

地方性书写和空间叙事能形成互相帮衬、合在一起的互相影响的关系,文学作品里的叙事空间大致能分成三大种类: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也就是物理环境的延伸)和心理空间(也就是认知空间),地方性书写把这三大空间串起来,合到一个更大的空间背景里,空间叙事直接清楚地显出地方性的特点。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里,马克·吐温用密西西比河当核心写地方上的事,把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串在一起,展现19世纪美国南部地方特性,构建层次丰富的叙事世界。有地方特色的密西西比河不只是故事发生的地方,还是流动着的叙事线索,这条河控制着叙事的节奏和方向,它的自然景观——有时宁静如画,有时波涛汹涌——也直接参与情节氛围的制造。物理空间能清楚反映和影响社会空间,河岸上的“文明”社会满是清规戒律、家族世仇、宗教虚伪和种族压迫,河上木筏里氛围自由和谐,关系平等融洽,马克·吐温用密西西

比河构建的“河上-岸上”空间二元对立，揭示美国当时虚伪腐朽的价值观和对自由平等的朴素追求间的尖锐社会矛盾。物理空间能清楚反映和影响社会空间，河岸上的“文明”社会满是清规戒律、家族世仇、宗教虚伪和种族压迫，河上木筏里氛围自由和谐，关系平等融洽。马克·吐温用密西西比河构建“河上-岸上”空间二元对立，揭示美国当时虚伪腐朽的价值观和对自由平等的朴素追求间的尖锐社会矛盾。密西西比河暗示主人公心里的成长和变化，哈克在河上漂流时，内心道德上很矛盾，他受岸上社会里蓄奴想法的影响，又和吉姆天天相处，被他善良、实在的性格打动，密西西比河的隔离空间，让他不用直接受岸上社会的打扰，能自己思考，他豁出命帮吉姆，标志自己的道德良心打败了社会教的偏见，完成了心里成长和道德醒悟。

《小二黑结婚》里，赵树理写山西太行山区的地方特色，刘家蛟村这个地方的封闭，不只是故事发生的实际地方，还是权力运作的社会地方和人物心理的直接反映。小说里“村外”“砖窑”“山沟”这些地理空间描述，能看出太行山区村落周围都是山、交通不方便的自然情况，真实反映出封闭、不跟外界来往的实际特点，传统观念和陋习在这样相对封闭的地方继续存在，还变得更厉害。小说里“村外”“砖窑”“山沟”这些地理空间描述，能看出太行山区村落周围都是山、交通不方便的自然情况。这些描写真实反映出此地封闭、不跟外界来往的实际特点。传统观念和陋习在这样相对封闭的地方继续存在延续。这种物理空间影响着社会空间的权力结构。福柯的空间权力理论认为，空间是权力关系的具体表现，在刘家蛟村这个社会空间里，权力不是平均分布的。金旺兄弟趁着基层政权还不成熟，把村政权空间变成实现自我意志工具，开“斗争会”、非法捆绑，压制小二黑和小芹，“区政府”代表更高权力和进步想法，是另一个对立的、新的社会空间。当矛盾交到区上后，民主政府的介入扭转了局势，惩罚恶势力。这种“村里”到“区上”的空间移动，展现了新旧社会力量的角逐与更替。最终外部空间的冲突会慢慢内化为人物的心理空间。例如，三仙姑在区政府这个新地方穿着不合适的衣服被大家围着笑话，让她觉得羞耻。她“把自己从头到底换了一遍”，拆了香案，这体现新的社会空间体验冲击和重塑个人的心理空间。

地方书写虽然聚焦地域特色但是能反映普世价值。地方色彩文学作家们用他们熟悉的身边环境、发生的事和遇到的人写出来的是一个“乡土小世界”他们想努力说的其实是超越地域和时代限制的人类共有的东西。

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里，密西西比河不只是地理上的河，而是有普遍意义的自由象征，它是主人公逃离虚伪、压迫的“文明”社会的具体通道，也成了平等安宁的理想地方，表现出人们对自由的普遍追求。哈克和吉姆坐木筏漂着，逃离岸上社会的压迫，像蓄奴制、家庭暴力、宗教伪善这些，木筏这个封闭的小地方，社会强加给人的身份标签暂时去掉，成了“唯一光明的角落”。白人少年哈克和逃亡黑奴吉姆的关系，从带着社会偏见的“主仆”关系，慢慢变成相互信任和依赖的平等伙伴，这种跨过种族间隔的友谊，就在象征自由的流动河流上孕育。

在小说《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与小芹反抗包办婚姻的斗争，表面是解放区农村的地方现象，实则也映射了人类对自主选择权的永恒渴望。小二黑不答应父亲二诸葛安排的童养媳，说“你愿意养你就养，反正我不要”，小芹把母亲三仙姑收的彩礼“扔了一地”，喊“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走”，这种抗争仍能体现出人追求婚恋自由和人性尊严的普遍想法。

地方性书写是一条先“深入地方”之后“走出地方”重塑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学路径。赵树理自称“文摊文学家”，把太行山区具体问题，像封建会道门、基层政权不纯等问题，变成全民族关注的解放议题。金旺兄弟恶行揭露农村政权改造紧迫性，和全国上下“民主改革”宏大叙事相呼应。刘家蛟村就像封闭的宗法社会缩影，金旺兄弟把持村政权的权力结构反映出旧中国农村普遍困境，区政府惩处恶霸象征民主政权再造地方秩序，单一地域空间升华为“新旧中国交替”的民族映射，实现“从乡土中国到政治中国”的升华。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马克·吐温巧妙地将地方性叙事升华为对19世纪美国民族共同议题的深刻反思。“国王”与“公爵”作为流动于河岸社区的骗子，以虚假身份骗取哈克与吉姆的同情，又通过编造悲情故事欺诈沿岸村民，其行为不仅暴露了个人的贪婪，更折射出社会整体在“镀金时代”下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与此同时，小说对沿岸小镇空间的描写

进一步强化了社会颓败。摇摇欲坠的房屋、荒芜的公共场所以及游手好闲的流浪汉，共同构成了一幅物质与精神双重荒芜的图景。这些小镇不仅是地理位置，更展现出当时美国社会在工业化冲击下道德沦丧与社会关系瓦解。

四、结语

密西西比河的木筏漂流，太行山沟的婚恋抗争，记下 19 世纪美国南部和 20 世纪中国解放区的历史细节，从地方的喜怒哀乐生发出对尊严、自由、正义的长久追求。地方就像镜子，照出人性、文明、时代的共同问题。本研究启示我们在文学创作中在不同里找共鸣，在乡土里看天下，把个人故事放进人类精神的大星空，给民族认同和文明对话添上温度。

参考文献：

- [1]梁建军.从《小二黑结婚》看赵树理小说的艺术风格[J].名作欣赏,2025,(27):127-129
- [2]笪玉霞.美式幽默特质追寻:小说《哈克·芬》的一种解读[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7,34(05):26-31.
- [3]李松睿.地方色彩与解放区文学——以赵树理的文学语言为中心[J].文学评论,2016,(01):49-57.
- [4]张威,王占斌.《小二黑结婚》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J].海外英语,2012,(07):181-184.
- [5]张秀燕.从 Moment in Peking 看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特色词的补偿翻译[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1(1):28-31
- [6]曾言.全球化语境下的“地方性”书写——以阿来《尘埃落定》的空间叙事为视角[J].长江小说鉴赏,2025,(31):96-99.
- [7]孙胜忠.美国地方色彩文学主题探得——从马克·吐温、安德森和福克纳谈起[J].山东外语教学,1999,(01):39-42+47.

Dialectal Narrative and the Literary Construction of Local Writing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and The Marriage of Young Blacky

Lu Jiaxin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and *The Marriage of Young Blacky*, focusing on the literary functions of dialectal narrative and local writing. Through a close textual analysis, it reveals how both works employ dialectal narrative techniques to precisely depict characters' identities and advance the popularization of literature. Moreover, the two works organically integrate physical,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paces, and elevate regional experiences into universal human values. This approach of revealing the grand through the trivial enables us to discern the evolutionary path of literature from the local to the humanistic dimension.

Keywords: Dialect Narrative; Regional Writing; Spatial Narrative; Popularization of Literature; Ethnic Identity